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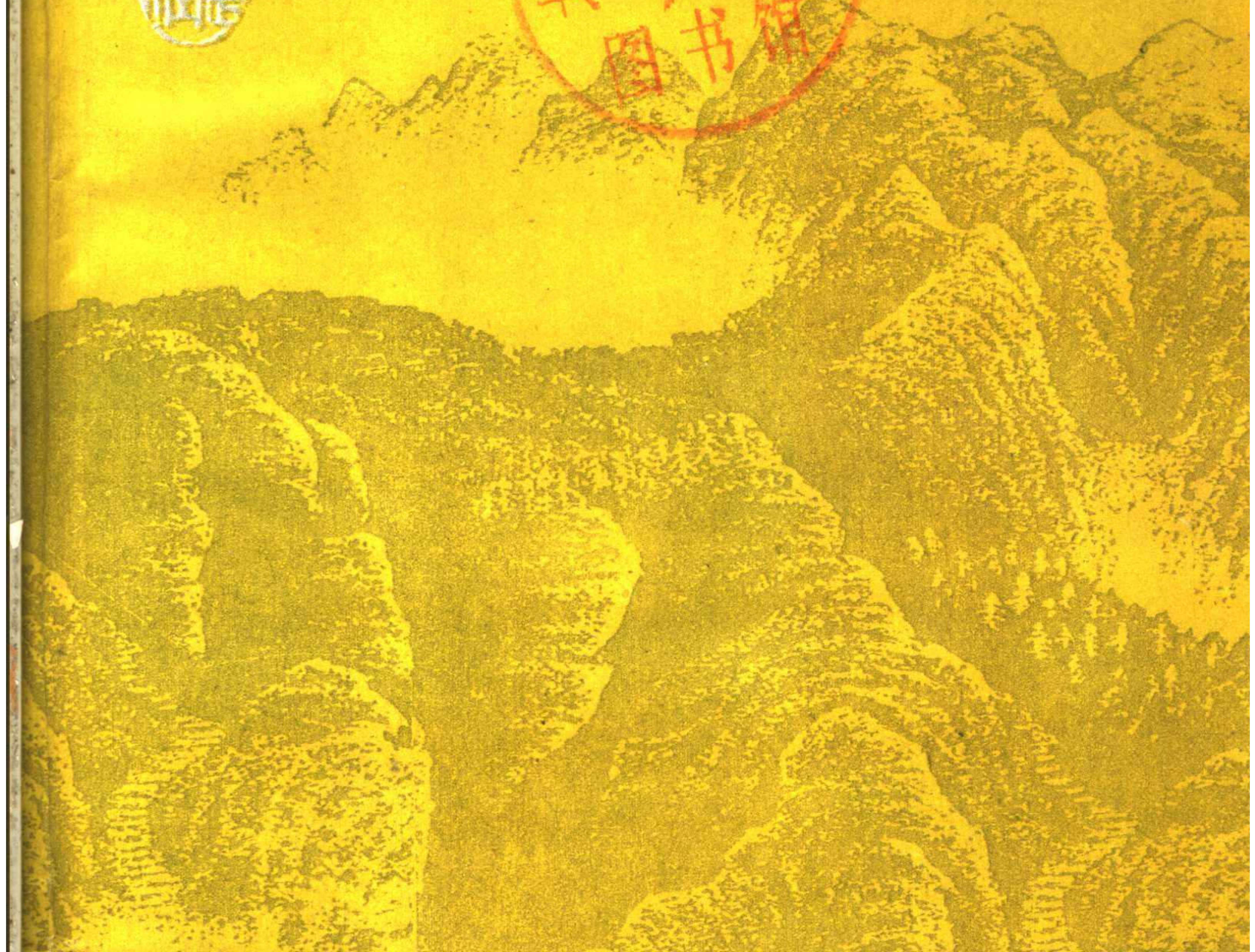


* T 0 1 4 3 5 0 *

I247.7
8

洞天

乔典运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乔典运是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乡土作家。他以伏牛山下的乡村为生活基地，深深地开掘着他的“小井”。数十年来，他和山地的农民同呼吸，共命运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悲喜剧。中国的“国民性”引起他深沉的思考，他用凝重、犀利的笔锋，剖析了一位又一位“国民”的魂灵，大声疾呼农民的心声，忠实地当农民的代言人。他的小说名篇《村魂》、《满票》、《无字碑》、《冷惊》、《问天》等，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。此书是他近年小说佳作的自选集。读着它，会把您带到风光旖旎的伏牛山乡，会启迪您对中国农民的命运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思考。

我的小井（代序）

俗话说：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我信这话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我是不够格的。我的文化素质低得可怜，且又家居深山，常年多见树木少见人，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灵，没有同行之间的交流和探讨，使我成了一只井底蛤蟆。这些，对于搞创作都是不利的因素。为了有利于创作，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这种状况，不过，这无异是一种幻想。我不能使时光倒流，从头学起；也无力易地而居，住到文学空气活跃的地方。既无法改变处境，又要搞文学创作，只好在不利的环境中求发展，避开自己的所短，利用自己的所长，为自己的创作找出一条出路。找来找去，没有别的路可选择，只有走深入生活这条路，写我们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的生活。

三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，与群众同欢乐共患难。多数时间里，我处于生

活的最底层，比当时的四类分子的处境还要差得多。因为，他们是死老虎，打不打他们无关紧要，我却是一只半死不活、时死时活的老虎，理所当然我成为打的重点。我常说，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应该感谢我，因为我承包了全大队的一切打击，才使他们得以幸免。这种生活对我来说，除了痛苦的一面，也有幸运的一面，这就是赐给我一个真正深入生活的良好机会。当人们全不把我当成一个人时，当人们认为我不能对他们有丝毫的不利影响时，他们竟然当着我的面商量如何盗窃集体，商量如何炮治某个人，甚至当着我的面研究如何往死处整我。当然，还有更多的好人，他们也常常当着我的面商量如何玩弄上级，对付错误的命令和瞎指挥，商量如何破坏一场斗争会。好人和坏人都不背我，把我当成了没有知觉的一块石头或一棵小草。善良和野蛮，愚昧和聪明，愤怒和欢乐，失望和希望，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。不幸的遭遇给了我幸，这幸就是使我有机会认识了活生生的社会，认识了活生生的人。虽然，有很多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力。没有读过一本纸印的书，但却天天在读无字的书。当然，我认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，比起轰轰烈烈的大社会是微不足道的，但这对我的创作来说，却是一口汲之不完的小井。

每当我拿起书读时，看到别的作家写的宏伟的场面，叱咤风云的人物，我就像看到了汪洋大海中远航巨轮，在顶风破浪前进。我羡慕佩服之余，便自叹不如，不由为自己的无才无知感到深深悲哀，真想搁笔不写了。可是，欲罢不忍，再想想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点安慰之词。我的面前没有汪洋大海，自己也没有驾驶巨轮的能力，我只能身在高山上的小井里，但从这小井里也能看到日月星辰，井里也有春夏间丛林绿染的倒影，也有秋冬的一片两片落叶，使我也能感受到四季更替，感受到冷暖的变化，自

己没条件跳出这口小井，如果再看不起这口小井，再恨这口局限了自己视野的小井，便不屑于写这口小井，那才是自己真正的悲哀了。何况，地球是各种地形组成的，如果全是汪洋大海就不成为地球了。井水虽小，又没有狂风巨浪，但终归也是水，同样能反映出世间冷暖，井水的时深时浅时清时浊也能反映出晴旱雨涝。文学创作需要汪洋大海，但都要写汪洋大海和远航的巨轮，也未免太单调了。天不转路转，常看汪洋大海的人，偶而看到了一口小井，说不定会感到这也是世间一景，也会不自由主地捧起井水喝上几口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爱我的小井，并决心努力写好我的小井，不再为身在小井中而感到悲哀了。

这就是一个井底蛤蟆想说的话，如果说这是重复阿Q的语言，那么，我想，多少有点阿Q劲头也没多大坏处。

目 录

我的小井（代序）	（ 1 ）
问天	（ 1 ）
换笑	（ 15 ）
疤痕	（ 23 ）
钱	（ 31 ）
欢天喜地	（ 43 ）
没事	（ 56 ）
遗风	（ 68 ）
换病	（ 78 ）
挽联	（ 87 ）
凶手	（ 101 ）
香与香	（ 111 ）
黑洞	（ 139 ）
多了一笑	（ 177 ）
小城今天有话说	（ 207 ）

定时炸弹之谜..... (289)

后记..... (339)

问 天

三爷头痛了，痛得很，痛得像锥子扎刀子刺。三爷过去也头痛过，是伤风感冒引起的，痛得没这一次狠，也有方治，熬点姜汤喝喝，或是被子包住头捂出汗，或是上山挖荒累出点汗，只要一出汗就好了。这一次不是伤风感冒引起的，是碰了上难题，想不出好办法硬想下去把头想痛了。三爷的头没有用过，就是用过也是小用，没有大用过。一个老百姓用头干啥呢？地咋种啥时种种啥啥时浇水啥时施肥啥时锄啥时收，等等，等等，上级都替你想了，你别说不会想，就是会想，想的再美也是白想，想多了还犯王法。三爷是老实百姓，老实百姓就只听不想。三爷的头娇生惯养年代久了，就不会想了，一想就痛，又是大用大想，就痛得更狠了。不是病痛，是真痛，是伤住脑子了。三爷痛极了，不由想跑了题，怪不得干部们吃香的喝辣

的，看起来可得吃可得喝，他们又不是挖山抡锄头，他们得天天想事，要不把头保养个好好的，一想头就痛还咋工作哩？三爷想想过去对干部们吃吃喝喝不满意，就觉着很对不起干部们，就很有点无地自容了。

三爷这一回想的是大事，选村长的事。上午开村民大会，王支书在大会上说，这一回要搞差额选举，提出了两个候选人，一个张文，一个李武，选谁都行，看谁能为人民多办好事就选谁，只能选一个，选两个作废。又说，这是天下最好的民主，也是天下最大的民主，叫谁当不叫谁当由大家当家作主。人们听了哈哈大笑，说这是一个闺女许给两个男人，叫两个男人去争一个闺女，真新鲜。王支书听了很生气，不叫大家嘻嘻哈哈。说，这一回谁也不准嘻嘻哈哈，这是关系到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大事，回去了都得好好想想，想好了明天来投票选举。三爷没有嘻嘻哈哈，三爷挺烦年轻人嘻嘻哈哈。三爷听得很认真，三爷听话听惯了，王支书叫好好想想，三爷不等回家就立时好好地想开了。

三爷在村里又香又臭，说到底还是香得流油香极了。年轻人看不起三爷，都拿三爷当玩意玩，常常三三两两去找三爷开心，问三爷：“三爷，旱了吧？”三爷就反问：“王支书说旱了？”年轻人回他：“王支书说了。”三爷又问：“王支书咋说？”年轻人说：“王支书说旱了。”三爷就看看天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可是旱了，好久没下雨了。”年轻人笑了，说：“哄你哩，王支书说不旱。”三爷就认真地看看地，用棍子戳戳，说：“就是嘛，地下还有墒哩。”一问一答，惹得年轻人笑个痛快。三爷不憨不傻，知道是年轻人来玩他的。三爷不气，还陪着笑。三爷笑是笑在脸上，心里可没笑。玩的？万一要不是玩的呢？我说不旱，王支书叫浇水，你们偏不浇；我说旱了，支书不叫浇，你们偏要浇，抬出我和王支书抗膀子，我

可担当不起。谁知道哪一回是玩的，哪一回不是玩的？可得回回当成真的。三爷老了，三爷也从年轻时过过，知道年轻人的毛病，啥都不懂还自以为能得很懂得很多很多。年轻人拿三爷不当回事，上点岁数的人可都服三爷，几十年了，年年都有大风大浪，年年都有个百分之几的挨批挨斗指标，谁没叫风吹过浪打过，有的还不止吹一次打一次，就三爷没有，一次也没有，早早晚晚都站在干岸上，落得一身清清白白。人们都说，跟着三爷走，四季保平安。年轻人看不起三爷当个屁用，他们在外边红口白牙说说行，真要办啥事还得听老子的，老子们听三爷的，拐个弯他们到底还是听三爷的。今天王支书说明天要选村长，人们都不操心选谁不选谁，有三爷哩，三爷选谁跟着选谁准没错。

散会路上，家家户户的老子们前后左右围着三爷走，想听他一句话，问他：“三爷，你说说，选谁？”

三爷摇摇头，摇足摇够了，才稳稳当当地说：“急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沉住气不少打庄稼，又没叫你现在就选。王支书说叫好好想想，听王支书的话，想想，想想，好好想想。”

三爷到家就开始正式想了，下本钱想了。三爷除了生病卧床不起，从不在家闲坐，闲坐着着急，还浪费工夫，庄稼人指望工夫吃饭，工夫是挺挺金贵的，三爷从不浪费工夫。这一次不行，为大事浪费点工夫值得。三爷不是不心痛工夫，是做着活不会想。这是大事，大事就得正儿八经地想，得抱着烟袋吸着想，吸一口烟想一下。三爷没想过大事，可是见干部们想过，干部们都是坐着想，吸口烟喝口茶，吸着喝着想着，自己早上喝的红薯糊汤，不渴，茶就免了，烟可得吸，不吸还咋想哩。三爷坐在当间里，坐得端端正正，然后吸着烟就开始专心专意地想了。

选谁？三爷想。选张文吧，这娃子很不赖，眼里有人，穷富

人都看得起，高低人都拉得上话，不是狗眼看人低的人。张文常说，烂套小疙瘩还能塞个墙洞堵堵风哩，何况个大活人哩，还能没一点用处。这娃子这样说也真是这样做。就说夏天那次吧，都在村头大树下歇凉，三爷也在。这时县里来了个干部，白胖白胖，一脸奶膘，骑个自行车一直骑到人场里。大家都不认得，就张文认得。张文上去亲亲热热招呼，喊他丁主任，又对大家说：“丁主任来帮助咱们搞商品经济哩，丁主任来了大家的福份也来了，从今往后保险斗大的元宝滚进家家户户。”大家都拍手欢迎，三爷也拍了。丁主任被拍得脸上红红的，就掏出纸烟敬大家，盒是带锡纸的，烟是带把的。一人一支，大家接住烟都乱喷喷嘴看稀罕。三爷坐在最外边，三爷穿得又烂，三爷不是没好衣服，三爷有，三爷平常不穿，三爷说又不逢年过节，又不上街赶集，在家里做活穿那么好干啥，是叫庄稼苗看哩，还是叫坷垃粪草看哩。三爷就穿得很不起眼，丁主任看他不像个人样，给三爷敬烟敬到半截手又缩回来了，三爷接烟的手伸到半截也缩回去了。三爷好恼，脸红成紫的了，三爷心里骂娘，日你个妈，狗咬挎篮的。三爷起身要走，张文立时拉住丁主任走到三爷面前，给丁主任说，这是我们的三爷，养鸡大王，喂几十只哩，是个专业户。丁主任马上另眼相看，笑得脸上没有了眼睛，从口袋里掏出了给大家散烟的那盒烟，要抽烟时又装进口袋里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盒高级烟。丁主任没叫三爷，叫的大爷，说大爷你老吸根帝国炮吧，三爷不想接，只是伸手不打笑面人，不接不接就接住了。丁主任说，进口的外国货，一支四五毛钱哩。三爷还有点不相信，大声说好家伙一根烟都够二斤盐哩。丁主任回头说叫大家都向三爷学习，三爷过去拥护土改，现在拥护商品经济，是老模范老先进，还有什么什么的说了一大堆，三爷听不懂，可是三爷感到了很是风光，把

刚才敬烟敬了半截的事抹荒牌了，心里说不知者不怪罪，丁主任还是很好的。后来人们问三爷，外国烟啥号味？三爷说其实也没啥格外的味，就是和中国烟不同，外国烟当然是外国的味。说得人们迷迷糊糊，不知道外国烟到底啥味。为这事三爷很是感激张文，要不是张文介绍，别人就会记住这个事，说啥时候啥时候叫丁主任玩个长脸，一辈子都是个短处。张文一介绍，长脸就变成了圆脸。张文为啥要介绍？还不是张文心里有咱。三爷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大恩小恩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张文心里有咱，咱心里也要有张文。三爷早就想请请张文，报答报答这份情义，想想也没请，张文当民兵连长，啥好的没吃过，稀罕自己这一口粗茶淡饭？到如今张文还没喝过自己一口水。三爷想报恩没报，心里早晚搁着一块病，总像欠了张文什么。这一回可有报答的机会了，选他！他把咱当人敬，咱得把他当神敬，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。三爷想定了，选张文，这一票不能便宜了外人。

三爷要下地做活了，想好了不想了再不下地做活就是白浪费工夫。三爷刚出门就看见了李武，李武扛着锄从门口过，对三爷笑笑，说三爷才下地呀！三爷脸红了，像做贼被捉住了，话都说不圆了，只会啊啊了。李武过去了，三爷的心忽然乱了。三爷站住愣了一会儿，心里说不行，还得再想想。三爷就又拐回去了，又坐到当间里，又吸烟又想。

三爷这一回想的是李武，三爷心里总觉着欠着李武点什么，是什么再也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就狠劲吸烟狠劲想，想得头痛了，才想起来。不是欠李武的，是欠李武他妈的。三爷想起了吃食堂的事。三爷当时还年轻，年轻人饿得快，顿顿开饭时抢在前边打饭，怕打得晚了没有了。三爷吃着吃着就浮肿了，不是吃着了，是涮着了，一天三顿清汤越涮越肿，年轻轻的就拄着棍子走路了。人

们都说他快了，快什么大家心里明白。三爷不会忘了，当时李武的妈掌握着勺把子大权，负责给人们打饭。一天夜里，李武的妈偷偷跑到三爷屋里，塞给三爷几个玉米糝掺野菜蒸的菜团团。三爷不要，说你都肿成啥了。李武的妈说，好兄弟，我干这事要不肿，多少人就会变成死鬼呀。三爷才把菜团团接住，想咬几口又不好意思咬，李武的妈还没走呀。李武的妈看着三爷的样子扑扑嗒嗒落泪，说，年轻轻的成了这号样。三爷还记得，李武他妈还按按他身上，说，看看，一捏一个坑。你咋恁老实，不会偷也不会摸，你没看看，不做贼的都饿死了！你咋恁迷，咋回回打饭抢在前边，几个粮饭糝都沉不到了下边呀，以后你拖到最后打，嫂子也好照顾照顾你。三爷听话，以后再饿也要拖到最后打饭，李武的妈每次都给多打一勺半勺的。三爷想起了这事，三爷吓坏了，埋怨自己不该不听王支书的话，没有好好想想，差一点把救命大恩都忘了。三爷想，虽说李武的妈没等食堂散火就浮肿肿死了，她死了她还有儿子呀！有恩不报非君子，自己差一点成个小人了。三爷越想越后怕，这一回要是选张文不选李武，李武的妈在阴间知道了，能不骂我不要良心？三爷想到自己久后也去了那阴间，咋有脸见李武的妈呀，脸能不红心能不跳，当个鬼也当得没一点德行！对，不选张文，选李武，定了，板上钉钉钉死了。三爷这一想就把整个上午想完了，可是三爷不后悔，总算没有白想，总算报了救命大恩，看起来遇事可就得好好想想，怪不得干部们成天在想想呢。

吃午饭时，三爷很高兴。三爷家人口多，有三奶奶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儿子们还有媳妇。在外边，干部们替三爷想；在家里，三爷替一家人想。老伴和儿子媳妇是不能随便想的，一切得听三爷的，三爷想东，一家人得往东，三爷想西，一家人得往西。三爷

想了一上午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想的，是为一家人想的，三爷全心全意为一家人想好了投谁的票。三爷要对一家老小发话了，三爷的话就是命令，发了命令都得服从，打折扣是不行的。不过三爷也很是民主，每次命令之前都要考考大家，看看一家人是不是和自己想到一块了。三爷问了，你们说说咱们明天选谁？三奶奶说，选谁都行，反正又不叫咱当。三爷气了，三爷说放屁，不叫咱当是不叫咱当，也得看看谁对咱好？三奶奶不敢说了，大儿子哼了一声，说，对咱好当屁，得看看王支书对谁好才行，王支书想叫谁当谁才能当。三爷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话对呀，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，可是哩，王支书不叫谁当，你就是选了他也白搭。三爷心里输了，面上可不输，三爷又问，你说说，王支书对谁好？大儿子又说了，王支书对谁好当个屁，王支书对咱也好咋不叫咱当哩？得看看谁对王支书好，谁舔的美谁才能当。三爷这一下可惨了，操他奶奶，我真是老了，咋越活越笨，连儿子都不如了。儿子这话有理，三爷又问，谁对王支书好？大儿子说，你想一上午都不知道，我又没专门想咋知道？一句话把三爷噎死了。三爷想了一上午算抹荒牌了，本来想发布命令的也不发布了。三爷想想不急，这事学问大着哩，要不是大儿子提个醒，还差一点弄错了。怪不得王支书叫好好想想，是得好好想想，这里面学问深着哩，可不敢选个王支书不待见的人，咋对得起王支书呢？天地良心啊！

三爷对王支书服得五体投地，别看王支书年轻，王支书办事可不年轻，摸着大家的心思办事。三爷原来很穷很穷，三爷不偷不摸不沾集体的一根麦秸，就会死出力死做活，全靠喂几只鸡生蛋换点油盐换点零花钱。三爷忘不了王支书的大恩大德。有一阵子上级发下命令，说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，一人只准喂一只鸡，喂的多了就会长出资本主义尾巴，是尾巴就要坚决毫不留情地割掉，

扔到美国去。不光把多的鸡打死拿跑，还得给吃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拿油盐柴钱，还得挂牌游街示众。王支书当时是治安主任，专门负责割尾巴。有一次，就是王支书领着上级来人挨家挨户割尾巴，队伍到了三爷门口，可把三爷吓坏了。三爷家五口人喂了十只鸡，也就是多了五条尾巴。鸡已经撒了一院，逮也逮不住了，藏也藏不及了，只好吓得筛糠一样等着割了。上级来人看看一院子鸡就笑了，说这么多尾巴，割吧！王主任说了，割球不成，他家人口多，十一口人哩，一人还不划一只，社会主义还没长够哩，有球的资本主义尾巴！来人哈哈笑笑走了。三爷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给一家人说了，王主任真是佛爷转世，菩萨再生。这还是小恩，大恩还在后头。王主任变成了王支书，前几年又找上门，说三爷，我看你喂个鸡还在行，我去城里给你买点优良品种鸡喂喂，你弄个专业户当当，叫咱村里也光荣光荣。三爷只当说着玩的，谁知没几天真把鸡娃送上门了。这鸡真是好种，一年没有几天不生蛋。三爷发了，鸟枪换大炮了，在村里不算首户也算头几户了。吃水不忘打井人，三爷忘不了王支书的恩德，逢人都说，别看王支书年轻，叫我趴到地下给他磕三个响头叫三声爹我都干。三爷想想都后怕，要是选个和王支书不对劲的人，自己还算个人？麦米都有个心，我孬好还是个人，可得选个王支书称心如意的人，不踩王支书脚后跟的人，烧香要烧到佛爷面前啊！

谁对王支书好？三爷吃了午饭就又开始专门想了，一想就想起了张文，这娃子对王支书好成一个人了，三天两头请王支书心情心情，心情心情就是喝酒。三爷记得可清了，正月十五那天上午，张文又请王支书心情，可能心情得太狠了，王支书从张文家踉踉跄跄跑出来，一个劲地大喊大叫，一心敬你，三星高照，五星魁首，叫着叫着就跳到门前大渠里了。三爷在门口看见了，三

爷吓坏了，三爷心痛坏了，多冷的天啊，会把王支书冻坏的。三爷急坏了，急忙脱袄子脱棉裤要下去拉王支书，越急越脱不下来，还是人家张文忠心报国，啥都没脱就跳进大渠里了，把王支书捞出来又扶到家里，给王支书换干衣服新衣服，上下都是青颜色毛呢的！到如今王支书还穿在身上。这交情深着哩，王支书常说，张文是煤（枚）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王支书早晚出门喝酒，都要把张文这个大学毕业生带上。王支书还说，孙悟空敢大闹天宫，我有张文保镖敢大闹酒海。三爷越想越认定张文和王支书最好，两个人好得活像一个人和这个人的影子，看起来只有选张文，王支书心里才能美气。三爷这样想是想了，就是想得不专不顺，因为还有个李武在三爷心里活蹦乱跳，一个劲地要把张文从三爷脑子里挤跑。三爷知道，李武和王支书也好，好是好，和张文好得不一路。张文是亲王支书，李武是骂王支书。村里有溜光蛋叫刘五，有一次请王支书心情心情，王支书没叫张文保镖，王支书说小打小闹不用大将军出阵了。谁知小打小闹也把王支书晕到了云里雾里。刘五乘机进言。说他有个好门路，弄成了一本万利，保叫村里一步登天，家家万元户，户户盖楼房，到时候你王支书出门就要坐朝廷的帽子——皇冠。王支书晕了是晕了还影影绰绰记得，上级叫起用能人的号召，原来能人就在眼前，用！重用！既然刘五给修了金銮殿，王支书巴不得立时三刻就登基坐朝，就说，娃子，只要你真能办到，老子就在村里封你个一字平肩王！说吧，要啥？刘五乘机掏出了早写好的要钱报告，恭恭敬敬呈给了王支书。王支书看了哈哈大笑，才要三千元，就能办这么大的事，批，老子给你批了。王支书用歪歪扭扭的字批了，就歪歪扭扭地回家睡了。刘五拿着圣旨，立时找会计取钱，会计哭笑不得，又不敢抗旨，也不敢得罪刘五，还怕钱飞了，就推故去信用社取钱，先找李武，后

找三爷，求他们去给王支书说说，请王支书收回成命，三爷就去了，三爷最恨刘五这号没毛飞的人，成年身不动膀不摇专指望嘴皮子吃喝拉拢招摇撞骗。三爷到了王支书门口，听见屋里拍着桌子大叫大闹，三爷没敢进去，就蹲在窗外悄悄地听。三爷听出是李武的腔调，只听李武破口大骂，喝，喝！把个好好的人喝成了酒鬼醉鬼，把好好个村喝得乌烟瘴气，你这个党员到底入的是啥党，是共产党呀还是酒党？你要不把刘五这个批件要回来，从今往后咱们一刀两断，好希罕在你手底下干个鸡巴毛副村长。……三爷听得一炸一炸的，三爷怕火上浇油就悄悄溜了。论岁数王支书比李武长一辈，论官职李武是王支书的部下，李武为啥敢像老子训儿子一样训王支书？三爷想不透为啥，想了很久很久才想明白了，王支书一定有啥把柄捏在李武手里。三爷很为王支书愤愤不平，打狗还看主人面哩，王支书这支书是上级叫干的，不怕王支书也不怕上级了？三爷想给王支书解解围，就悄悄问王支书为啥怕李武？王支书哈哈大笑，说，球，李武就是个这号货，有时骂的才凶哩。球，李世民还听老魏骂哩，骂是骂可是个一心保驾的忠臣。光说好听的中球用，溜的溜的就把国溜亡了。三爷听了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就更服王支书了，王支书这一手厉害，怪不得王支书坐天下坐这么长不倒。三爷又想，李武这娃子是个忠臣，不选忠臣能选奸臣？不过，张文也不是奸臣啊！

三爷心里犯嘀咕了，两个人和王支书都好，到底该选谁呢？选谁？选谁？脑子里一直是“选谁”这两个字，三爷没想准到底选谁，又想到别的地方了。这个难题都是王支书出的。三爷明白了船在哪里弯着，一定是王支书想叫张文李武都干，上级又只准选一个，选谁维持谁，不选谁得罪谁，王支书既想维持人又怕得罪人，就想这个方叫百姓们替他得罪人。三爷想王支书真能，到时